旭哥：粵劇緊貼潮流有生氣

葉振棠一曲《戲劇人生》，歌詞有一句「戲劇人生終有日閉幕。」人生是有閉幕之時，而廣東粵劇自上世紀走過光輝年代後，給人感覺日漸式微。香港未回歸前粵劇蓬勃，何以到現在有政府支持了，反而不及從前？今次訪問了在戲行走過二十年的文武生龍貫天（旭哥），他卻有自己一套看法。他認爲粵劇永不凋謝，因爲粵劇生命力強，是死不了的。至於另一位在戲行三十年的陳鴻進，他覺得作爲演員踏實去做，回報就是觀眾。如今他們越做越投入，兩位即將合作演出的台柱就像兩團火，能讓粵劇更加興旺。

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

◀旭哥不言退休，對粵劇還有一團火

▲這位靚花旦是誰，旭哥是也

▼旭哥談起粵劇便眉開眼笑

粵劇式微、沒新戲、古老、觀衆減少等問題，在近十年已是粵劇界的老生常談。但在旭哥而言，他有自己看法。他說：「我二十年前入行已有人和我說粵劇式微，但到今日不是還有得做嗎？」

不斷加入新元素

旭哥眼中粵劇是緊貼潮流，並不古老，亦不會式微。「粵劇一直不斷加入很多新思想、新元素。我當年入行，已有人和我說粵劇無得做了，但我今日還有得做，你知點解嗎？我發覺粵劇是有生命的，沒有消亡的跡象。隨着時代進步，過往戲行是各成一家、自成一派，任白演文戲《帝女花》、《紫釵記》，你不會見任白去做武場戲。林家聲擅演武場的《雷鳴金鼓戰笳聲》，你不會見到聲哥去演任白的戲。惟是到今日，各老倌會去演繹不同的戲種，並將累積經驗集各家之大成。一如中國武術，以前各分門派，惟當要面向世界，大家便要撇除成見，集之大成推廣出去，這就是粵劇的生命。我如今也是積極做着這件事，希望在不久將來，能有更多的經驗和大家分享。」

旭哥認爲粵劇不會因爲有人覺得非潮流指標而不存在。

「現今年代太多娛樂，只可說你興趣不在此才不去關注，但不代表這東西不存在。其實粵劇並不死板，相反還在不停變化。如以前戲服是釘膠片的，後來用顧繡，布料越來越靚。還有以前用企咪、吊咪，現在用電子咪，又如對白比以前更現代化。我們的前輩早就將粵劇慢慢變化，加入新元素、新思想，並身體力行，令劇種更有生命地延續下去。而政府的幫助則令戲行更有得着，還讓我有機會將自己的經驗和其他人分享，這是我的幸運。」

劇本演員都要做好

即使劇種有生命力，但也不可無止境地不斷重演，欠缺新戲是否戲行的最大問題？

旭哥對此不大認同：「大家一直有想着做新戲，只是爆不到一部好戲出來。當大家一窩蜂做新戲，亦要明白新劇本和歌曲是有其命運的。即是看劇本落在哪個演員身上。舉例說，如果《帝女花》不是由任白去演，《雷鳴金鼓戰笳聲》不是由聲哥去演，這些戲未必會紅。劇本也有其命運，即使劇本水準不夠，但落在有水準演員身上，一樣可以做到，這是人包戲。反過來劇本有水準，可惜落在未達水準的演員身上，就未能將新戲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兩者欠其一，新戲就不能流傳下來。新戲也等同做演員一樣，有些演員很努力去做，未必一定會紅，這就是命運。但演員努力是必需的，這是你對自己負責。劇本和演員能否發光發熱，就是靠命運和時勢。」

旭哥樂觀地看粵劇命運，可是要回到粵劇當年光輝年代，那又是否命中注定不可能？

「那又不是，只是現今社會娛樂太多，大家不再單一關注粵劇。粵劇情況和時下流行歌曲也很相似，大家都覺得今不如往昔，是故會聽以前的舊歌。但我們可否退一步以年輕人角度去看，現今流行歌着實也不錯，粵劇也是這樣。就算現在的公公婆婆看我們做戲，也是覺得同前輩所做有分別。這只是代表着演員有時代性，並非現今的不好。但有一樣可以肯定，娛樂一定歷久不衰，有人存在就有娛樂。現今豐衣足食，大家可選擇不同娛樂，所以粵劇一定可以生存下去。」

只要努力便有回報

旭哥還說現在多了新人入戲行，除了可見戲行有生機，亦會有接班人。

「粵劇早在十幾年前進入學校，學生爲了認知接觸粵劇從而產生興趣，到大學畢業，有很多大學生選擇入戲行，直接提高了粵劇行業知識水平。當然若要做到如當年雛鳳鳴的台柱龍劍笙、梅雪詩般名成利就，那就不可相比，因她們有任白教導和時代背景。既然每人成長不同，我覺得只要在自己範疇裡努力，就算回報未必成比例，只要有興趣，就不會因爲辛苦而不做。」

旭哥覺得不管粵劇有多少人關注，但相信在業內和政府大力推動下，前景還是很樂觀。

「有觀衆，入行的新秀未來前途應該幾好。（但有人說西九文化區培育的新秀，因機會得來容易反而不珍惜受教？）我們以前聽前輩講經歷，聽到都厭。那時因爲細個未能感受，後來有了歷練，才知前輩說話是寶。人就是這樣，手到拿來、飯來張口，未必珍惜。他們現在條件比我們以前好，起班有安排，不像我們那時前輩教路要聽，否則埋不到班。但即使教人，各人資質不一樣，盡己責任就各安天命。不過，人生就如翻看歷史，聽前輩說人生等於看歷史，前人經過無數經歷，最精彩的你不識但他識，這對自己很管用。吸收前輩之經驗，再靠自己思維，咬緊牙關去學，成功就要衝破重重困難，不去衝破就不知可貴之處，這樣的演員才有希望。」

眼前旭哥炯炯有神，談起粵劇連眼睛也在笑。退休二字於他而言是不用掛在口邊，「唱曲可練丹田，記劇本可以練習記性，一退休就會退化。」

人的生命有限，但粵劇可以長生。

（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）

▼旭哥（左）不時向聲哥請教做戲之道

▼旭哥（前排左）與陳鴻進（前排右）於舞台上曾多次合作

陳鴻進：戲行要有宋世傑

很多人說戲行人事複雜、麻煩。粵劇之所以停滯不前，當中與此不無關係。這次訪問了陳鴻進，一位初次見面的丑生，面上一直帶着笑容，可是當談到戲行中的生態環境，竟有點兒動氣。

要有人爲不平事發聲

陳鴻進的鴻嘉寶粵劇團，將與龍貫天、南鳳合演《審死官》。這是他和黎耀威合作編寫的新劇目。他有此構思便是自己覺得在這戲行需要一個像宋世傑的人，「我喜歡周星馳，亦喜歡宋世傑這個人物。他是一個伸張正義、大情大性、有血有肉的人。宋世傑因在官場見盡衆生相，辭官不做，可是當見到當官的龍貫天爲了包庇妻子南鳳，作出不公義的行爲時，宋世傑終爲正義而發聲。我在戲行三十年，所接觸的人和事感受很深，亦覺得圈中需要一個敢於發聲的人。」

陳鴻進是梁漢威徒弟，當年他看不慣戲行生態，憤世嫉俗下留書離開。

「我留書離開說明就是不喜歡戲班，戲班行六柱制，除了六柱，其他人都可以畀人鬧。說話好難聽，那時又年少氣盛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不做就不做。直至有次碰見師母，師母說師父掛住我，我才再重返戲行。此時有過人生經歷，明白到戲班需要發聲的人，你做不好，就要畀人鬧，鬧是好大的磨練而不是羞恥，沒人鬧便學不到東西，無錯那有對，如果隨你錯都不出聲，我寧願於後台被人鬧，好過出台被人柴台。點解當紅的六柱無畀人鬧，因爲他們是成功的演員，有了成就亦識得反思，他們地位連戲班經理也可以鬧，而戲班經理往往一笑置之似軟皮蛇，原來是你的人工已包埋被人鬧，否則點樣做成功領班？」

陳鴻進再回戲行，反思了戲行的生態。回看時下新人罵不得，有老倌教戲亦不知珍惜，就明白到戲班需要像宋世傑這樣的人物，爲不平事發聲。

說眞心話不怕開罪人

「政府爲西九文化區培育粵劇新人，並由行哥（羅家英）親自指導。（聽說有些新秀因爲有另外工作，未必會準時回去上堂？）現在環境和我們以前不同，刻下是奉旨捧新人，新人不可以鬧，但其實鬧好過不鬧，鬧就是幫你。你們新人要返工不來上堂叫犧牲，那行哥不起班而教人不是犧牲嗎？如果我是行哥我會好嬲。還要你們是西九接班人，以此爲職業，不應放下工作、專業去做嗎？簡直本末倒置。世界在變，變了縱容新人，打聲招呼就叫做尊重前輩，此風不好，亦不可長。現在有西九撐腰，日日有人支持你，十年八載後，到落雨天無人支持，最終不是要靠自己本事嗎？如今學不好就會被淘汰，新人勿趾高氣揚。」

陳鴻進給我感覺他是個發聲人，他亦不怕開罪人，他說自己是說眞心話，更且他今日爬到六柱之位，再沒有人敢罵他，可是戲行有踩着牛奶嘜我最大的，他還是看不過眼。

「戲行還是有這樣的人，我自己搞戲班，卻希望彼此尊重，彼此愛護。可能我自己來自破碎家庭，我想我的戲班感情如兄弟姐妹般融洽，尊長扶幼，認眞做好件事，而不是要去踩人抬高自己。」

今日的陳鴻進有一子一女，有美滿家庭，他樂意繼續做丑生，因做丑生開心，又可遊走不同角色，天生沒有一副明星相的他，自小長得胖胖的，從無想過當小生。如今興趣成爲職業，又令其生活安定。他認爲做戲其實好簡單，做好自己的戲，待人眞誠，不搞小動作。今日的他有口碑，有票房，觀衆看到他的努力，這已是踏實向前的最大強心針。

（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）

◀陳鴻進受訪時，盡現調皮一面 本報攝

▶陳鴻進演宋世傑

▶陳鴻進喜歡做丑生原因之一，是因爲可以扮女人